

MARGAUX FRAGOSO

TIGER, TIGER

失真年代

[美国] 玛歌·弗拉戈索 著
茅晓玮 译

译林出版社



MARGAUX FRAGOSO

TIGER, TIGER

失真年代

[美国] 玛歌·弗拉戈索 著

茅晓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真年代 / (美) 弗拉戈索 (Fragoso, M.) 著; 茅晓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8
书名原文: Tiger, Tiger
ISBN 978-7-5447-3033-4

I. ①失… II. ①弗… ②茅…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8460号

Tiger, Tiger by Margaux Fragoso
Copyright © 2011 by Margaux Fragos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22号

书 名	失真年代
作 者	[美国] 玛歌·弗拉戈索
译 者	茅晓玮
策划统筹	雷淑容 土豆工作室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方 芳
原文出版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1
字 数	256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033-4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献给

艾德韦基·君塔

为你悉心地育种

献给

约翰·弗农

为你耐心地收获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
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
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

——威廉·布莱克《老虎》^①

告诉我，主，你怎能让一个女孩花
了那么久的时间，忍受了那么多的
孤独，才最终找到了我啊？

——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②

① 节选自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代表作之一《老虎》（*The Tiger*），译文采用卞之琳先生的版本。（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节选自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我是在彼得·柯伦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开始写这本书的，我从七岁时开始认识他，然后和他好了十五年，直到他六十六岁了结自己的生命。

为了让这过去发生的一切讲得通，我开始谱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即使我歇着的时候，虽然手稿搁在壁橱的架子上，可是我却总能在午后两点感觉它披着绝望的外衣，准时出现在那里，那曾经是彼得会来接我兜风的时刻；绝望在下午五点再次袭来，那是我头枕在他胸口为他朗读的时刻；在傍晚七点，那是他拥着我的时刻；在深夜九点，那是我们会外出兜风的时刻，从威霍肯的东大道出发，经河流路，直到皇崖餐室，我会在那儿买一杯加了不多不少七包糖和很多奶的咖啡，一份加了搅奶油和葡萄干的面包布丁，如果他想换花样，就改成米布丁。在回程的路上，他会将车（格兰纳达或西马龙或埃斯科特或黑色马自达）驶回河流路，再回到东大道，我们会一路径直晃过那些昂贵的安妮皇后式、维多利亚式和哥特复兴式的房子，凝视着哈德逊河那边犹如千面镜子般闪闪发光的摩

天大楼，有时我们索性把车停下，观赏暴风雨。

彼得留给我的若干份自杀遗书之一中提到我应该写本关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回忆录，我觉得这未免有些讽刺意味。进入我们世界的通行证就是包裹着它的那些秘密；而一旦你获悉了我们的谎言、密码、眼色、符号和接头地点，你也就掌控了一切；倘若你是在我二十岁或十五岁或十二岁时就知道了的话，我也许早就了断自己，那么，也意味着你将不会有机会窥探到这个通过谎言、密码、眼色、符号和接头地点才得以存在的微小岛屿。这些秘密共同构建成一一把超级万能钥匙，如果你问一个锁匠这个世界是否存在一把能打开任何锁的钥匙，他会告诉你此物不存在，但是打造一把能打开一幢指定大楼内全部锁头的钥匙还是可以的。你只须事先把楼里的所有锁都改装一下，使其对得上那把特定钥匙的槽沟即可，但是要设计一把能打开任何事先已经做好的锁头的钥匙则绝无可能。彼得对这点心知肚明，因为他曾为一家医院打造过一把万能钥匙；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锁匠，先是晚上在图书馆里学，混进行后则在工作中摸索。

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她只喜欢从口香糖机里吐出来的红色糖球，蓝色绿色的则一概弃之；她只穿尼龙搭襻，免鞋带的那种球鞋；她还在帕斯马克超市玩那种两毛五一次的电动铁马；她因害怕扑克牌里的大小怪，就总坚持在游戏前必须把它们抽去；她害怕自己的父亲，不喜欢拼图游戏（有多无聊！）；她喜欢狗狗、兔子、鬣蜥和意大利冰淇淋；她喜欢坐在摩托车后座去兜风，因为还有哪个七岁毛孩会有机会坐上摩托车；她（一向）讨厌回家，因为彼得家像动物园，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彼得很好玩，彼得和她一样，只不过个子大些，还能做些她做不到的事情。

也许他知道人类细胞每七年再生一次，每个循环后，一个不同的人会从旧的原子窝巢里孕育出来。比如再过七年，这个男人，彼得，重新编排了这个孩子嘶嘶作响的细胞。他聪明地记住了让她开心的秘诀，那些易于满足的小愿望，她对夹心雪糕的热爱，她喜欢像个男孩子一样光着上身，她喜欢小狗的粉红甜舌头舔她的脸颊，她喜欢看着小兔子咀嚼清脆且翠绿的东西。后来，他还卖力地记住了麦当娜的歌词，再后来，他更是记住了二十首涅槃乐队的歌名。

彼得去世四个月后，时任大学校报记者的我采访了一名狱卒。在她位于泽西市中心日报广场附近的小公寓里，我们一边喝着洋甘菊茶一边聊着天。我向她提及自己正在写一本书。她想知道是哪方面的书，我说是关于恋童癖者的，还只在初稿阶段——尚很粗糙。我问她在她的日常工作中是否接触过恋童癖者。

“恋童癖者。当然。他们是最和善的犯人。”

“和善？”

“当然。和善，礼貌，从不惹麻烦。总是尊称你为小姐，总是说‘没有，夫人’，‘是，夫人’。”

她语气中的某种镇定促使我接着往下说去。“我读到的资料上说，即便是他们胁迫在先，恋童癖者也会认为这是双方都心甘情愿的，以此说服自己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个理论来自我的“非正常心理学”教科书，它曾让我颇为震惊，因为它和彼得的逻辑不谋而合。我的下一个观点虽然并非出自典籍，但我也假装引经据典的样子。“我还读到和恋童癖者在一起会产生类似嗑高了药的效果。有个女孩说恋童癖者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十分奇妙的现实里，那种奇妙性会传染到其周边的每样东西。他们自身仿佛就变成

了孩子，只不过拥有满肚子孩子们尚不掌握的知识罢了。他们的想象力比孩子还丰富，他们能一手搭建出一个小朋友做梦都无法企及的现实世界。他们能使孩子的世界……变得有那么点心醉神迷的味道。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此经历的人来说，就好像戒海洛因的过程，她们会久久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带来的魅影。还有一个女孩说那种感觉就好像地球被放火烧过了，青草再也无法破土而出。焦黑的大地一片荒芜，可地底却仍在熊熊燃烧。”

“真令人难过。”奥莉维亚说，她的神情佐证了她的言辞。

令人尴尬的沉默过后，对话转移到其他犯人以及作为狱卒的一些总体感受等。谈着谈着，我开始渐渐感到恶心，好像周遭那本来让人有宾至如归感的温暖厨房突然间变了脸。多年来和除了彼得之外的世界的极少接触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我的知觉总是那么无可抑制地敏锐。

在奥莉维亚厨房的那一天，我感觉身体里有某样东西在尖叫，好像整个世界的音量被调响了，向我咆哮起来。

新泽西的联合城是我长大的地方，据说这是全美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单单提起那些抹了黄油的干硬早餐面包，活像洋娃娃用的茶具的意式特浓咖啡纸杯，或者长长的、带着面团甜香的西班牙炸油条，并不足以让你对这个地方有真真切切的感受，就好像你并不能只凭港务局公交车中转站那儿的羊肉串、摆放有十八英里长的图书的思存书店^①，或者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滑板者就能感受曼哈顿是

① 思存书店（Strand Bookstore），位于曼哈顿，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

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些鸽子，酒吧，将“夜”写成“野”的夜总会，那些穿着显露内裤的肥大裤子的小混混们，那些前胸贴后背停着的车，那些窄得匪夷所思的街道，以至于飞驰而过的卡车轧碎你汽车两边的反光镜也非天方夜谭。这里还有不分老少的男人对着任何年过十二岁的姑娘发出的尖啸声，出售廉价木瓜、芒果和牛油果的水果摊（我老爸是个牛油果控，他坚称此物可令我们长生不老），牢牢黏附在裂口水泥人行道上的发了黑的口香糖。你还常常能听见小鬼们有节奏地叫喊着：“一脚踩在裂缝上，断你妈的背！”事实上，我和老爸一样迷信，通常守本分地避免踩在那些裂缝上，不过这可着实不容易，因为它们在水泥地上蜿蜒曲折，就像你打开皱巴巴的地图，难免会有不少折缝一样。我也同样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在自己的影子上，这让我觉得在践踏自己的灵魂。

如果你来访的话，穿过位于纽约大道和伯根莱恩大道间的四十七街上的波勒利亚·乔治活禽市场时，可别忘了捂住鼻子，那臭味儿可不好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穿过马路到熊猫鞋店以前的店址，“至尊鸡”就在眼前：烤鸡、煨山药、黑豆米饭以及油炸绿香蕉片的香味交织在一起，好像来自大西洋的万灵药在迎候着你。我们曾去那儿用餐，彼得和我。有那么两年，我父母不准我们见面。就在其中一个湿漉漉的万圣节，彼得独自坐在卡座里，视线穿过溅满了水珠的窗户，试图能瞥到我在老妈的陪伴下进行“不给糖果就捣蛋”的万圣节游戏。那一坐就是八个小时。

我仍然保存了十二本活页笔记本，里面是标了日期的每日信笺，一律以“亲爱的公主”开头。彼得笔下的X代表“吻”，O代表

“拥抱”。他在每页纸上都写着大写的字母ITOYOALYA，是“我常常想你并始终爱你”^①的首字母缩写。我还有七盒录像带，每盒都标注了日期，起着诸如《滑轮上的玛歌》、《玛歌和“爪子”^②》、《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玛歌》、《招手》这样的标题。

在彼得生命快结束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都看这些录像：玛歌和“爪子”在泥土里混战，玛歌在沙发上玩“官兵捉强盗”，玛歌在树顶上招手，玛歌在飞吻。没有人再看玛歌了。即使玛歌自己也早已看厌了扎着发带的玛歌，穿着自剪的牛仔短裤的玛歌，披着湿漉漉头发的玛歌，站在曾挂着吊床的臭椿树旁的玛歌。

我曾是的彼得的宗教。除了他，没有谁会觉得这二十本放着我的单人照，或和“爪子”、和凯伦、和我老妈的合影有什么引人入胜的。这个八年级手工课上做的木盒子里放着些零散的照片，它们也同样的无趣。两绺头发，棕色的和灰色的，编绕在一起，并压了膜，以确保它的天长地久。还有一本秋叶集，所采自的树木名称都列在了每片叶子之下：糖枫树，马利兰栎树，香枫树。在争吵中曾被彼得扔掉，后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晶晶亮仙女魔杖和绒毛小灰鼠，我们一起在船码头旁找到的铸铁万能钥匙；我的银手镯和那枚巨大的从西村买来的仿金十字架，黑色的紧身打底裤（他称其为我的“麦当娜裤”），垂着银心的黑色颈链，他送给我的红流苏花边束身衣和维纶料的摩托车皮裤；一本巫术魔法书，供我们开车时听的涅槃、空洞和薇露卡盐巴^③等乐队的卡带，涅槃乐队的盗版录像，这

① ITOYOALYA 系 “I think of you often and love you always” 每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而成。

② “爪子” 是彼得的小狗的名字。

③ 涅槃、空洞、薇露卡盐巴（Nirvana, Hole, Veruca Salt），都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名噪一时的非主流摇滚乐队。

些也都是从西村买来的；我们自己灌录的四本小说的卡带（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噪音）；一个彼得给我的木制护身符，上面刻有正在审视水晶球的仙女。所有这些都储存在一个断了门的黑箱子里，它曾一直安放在彼得的床头。

彼得，在你生命之旅将尽时，你已失去了哪怕只是步行几条街脚力，你也无法再开动摩托。你步行了一些路，走到帕利塞兹公园里的悬崖尽头，纵身一跃，下坠两百五十英尺，如林荫道警署报告上所陈。你在我的邮箱里留下了十份自杀遗言，还有一些写在拍纸簿上的声明，指明将你的车留给我。你画了一张地图，告诉我你把黑色马自达停在了哪里，好让我免去交拖车费或保管费的烦恼。你还在信封里留给我一把配好的车钥匙，原配的车钥匙则留在了引擎锁上。那一年，我二十二岁，你六十六岁。

序言

001

第一部分

- 1 “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 003
- 2 两层楼的屋子 ... 013
- 3 一个坏习惯 ... 021
- 4 野人 ... 031
- 5 高些，再高些 ... 040
- 6 “八岁是一个女孩最美的年纪” ... 046
- 7 凯伦，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 065
- 8 “只有在你愿意的前提下” ... 079
- 9 “爱你没有错” ... 086
- 10 “那个男人很有些不对劲” ... 097
- 11 圈，圈，点，点 ... 111
- 12 印花睡袍 ... 120
- 13 我们的小秘密 ... 132

第二部分

- 14 重逢 ... 141
- 15 嫁妆 ... 157
- 16 凯西和保罗 ... 173
- 17 救救我 ... 182
- 18 妮娜 ... 192
- 19 瀑布 ... 207
- 20 “恶魔逼我干的” ... 218
- 21 漂亮宝贝 ... 227
- 22 结为连理 ... 233
- 23 忏悔 ... 243
- 24 镜子里的陌生人 ... 250
- 25 退学 ... 264
- 26 树里的女人 ... 280
- 27 合约 ... 289
- 28 “老虎的耸跳” ... 293

第三部分

- 29 对手 ... 307
- 30 借款 ... 311
- 31 遗产 ... 319

后记

331

答谢

337

第一部分

“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一九八五年。那是春天，风儿一紧，樱花树就会下起雨来。麒麟菊和孔雀菊正在盛放，金银花那甜美醉人的香味，连带着粉的白的、刚落下枝头的樱花之光，和蒲公英一簇簇的绒毛头，一起乘着风的肩膀到来了。这也是黄蜂活跃的季节，这些呆滞的黄蜂们总在垃圾桶和汽水瓶子间打转。我三岁时，鼻尖曾被黄蜂蜇过，结果鼻子肿成两个那么大，从此我妈妈便对那家伙深恶痛绝。

“快出来！”她叫嚷道，一边挥手赶着那些黄蜂，它们试图偷袭我们铺在自由州公园草坪上的野餐。来野餐的还有父母的朋友玛丽亚、佩德罗和他们的儿子杰夫。

老爸在他的塑料吸管顶端蓄了些百事可乐，再把吸管放在红绿相间的海滩毯上。黄蜂们一下子簇拥到那根吸管上，老爸咧嘴笑了。

“你们瞧，我用常识解决了问题。它们喜欢糖，只要汽水还在那儿，它们就会叮着吸管。对吗，基茜？”